

中國國民黨建黨八十週年紀念

革命先烈先賢

為黨犧牲奮鬥事蹟

中國國民黨建黨八十週年紀念

革命先烈先賢

為黨犧牲奮鬥事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出版

革命先烈先賢
為黨犧牲奮鬥事蹟
第一集

定價：精裝新台幣一〇〇元 美金三二·五元
平裝新台幣八〇元

主編者：杜元載

編輯者：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經銷處：中央文物供應社
臺北市中山南路一四六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四六一八號

承印者：中華印刷廠
臺北市安東街二一六號
郵政劃撥帳號二一八一號

例言

一、爲宣揚本黨革命先烈先賢爲黨犧牲奮鬥精神，啓發革命同志忠黨愛國情操，特將歷年搜集之先烈先賢事蹟史料輯印成冊，編爲「革命先烈先賢爲黨犧牲奮鬥事蹟」。

二、本書與本會另一系統史料「革命人物誌」相輔相成，該書以完整傳記爲內容，本書以犧牲奮鬥之革命故事爲內容。

三、本書係自現有文件選編或摘編，文字以淺顯通俗者爲主，故事以言之有據者爲要求。

四、本書之編排順序，暫按文中人物姓名之筆畫編列，以便檢閱。

五、茲當本黨建黨八十周年，特先以其一部編爲第一集，其續集俟陸續編刊發行，各集人物故事，因此亦並無先後輕重之分。

六、本書編印伊始，並因時間匆促，不週之彌補固可俟諸異日，而舛誤恐亦難免，深望黨內外賢達多作指正，俾資改進充實。

革命先烈先賢為黨犧牲奮鬥事蹟目錄

例言	(一)
丁鼎丞	(一)
于右任	(八)
方聲洞	(一三)
史堅如	(一六)
吉星文	(二五)
朱執信	(三三)
李紀堂	(五五)
李烈鈞	(五八)
李雁南	(六二)
宋玉琳	(六八)
宋教仁	(七四)
吳樾	(九一)

吳稚暉.....(九七)

吳祿貞.....(一〇三)

居覺生.....(一一八)

林文.....(一二八)

林森.....(一三三)

林冠慈.....(一四〇)

林述慶.....(一四三)

林覺民.....(一四六)

秋瑾.....(一五二)

胡宗南.....(一七四)

胡漢民.....(一七九)

馬君武.....(一八五)

倪映典.....(一九〇)

孫哲生.....(一九六)

徐錫麟.....(二〇五)

陳策	(二二四)
陳天華	(二二八)
陳更新	(二三五)
陳其美	(二四一)
張溥泉	(二七四)
張靜江	(二八六)
陸皓東	(二九四)
黃克強	(三〇二)
彭家珍	(三一一)
喻培倫	(三一五)
馮超驤	(三二二)
甯調元	(三二七)
趙伯先	(三三一)
鄭士良	(三三七)
鄧三伯	(三四五)

蔡公時	(三四八)
蔡元培	(三五一)
蔣翊武	(三五八)
劉道一	(三六一)
劉鍾羣	(三六六)
戴雨農	(三七二)
戴李陶	(三八〇)
羅福星	(三八六)
龐勳漢	(三九〇)
饒國樑	(三九七)

革命先烈先賢為黨犧牲奮鬥事蹟

忠義勤儉的丁教育長鼎丞

我追隨丁教育長鼎丞先生，有三個階段：第一、是民國十六年他在中央黨務學校擔任訓育主任的時候；第二、是民國十七年他在中央訓練部擔任部長的時候；第三、是民國十八年他在中央政治學校擔任教育長的時候。

(一)

我第一次見到鼎丞先生，是民國十七年一月上旬，地點是南京大石橋中央黨務學校的臨時校舍。中央黨務學校創辦時，襄助蔣校長主持校務的有三位：訓育主任丁鼎丞先生，教務主任戴季陶先生，與總務主任陳果夫先生。我們第一期學生於九月入校時，時局已嚴重萬分：蔣校長下野後，孫傳芳大軍在龍潭渡江，神策門外，砲聲隆隆。當時三位主任，都隨侍校長在上海。是年冬間，是政局最混亂與危殆時候。幸四中全會開會，敦請校長復職，故十七年一月初旬，鼎丞先生等三位才隨校長回南京來。

鼎丞先生給我們的第一印象，是那樣誠懇，那樣樸實，那樣省儉，像一位農村中老頭兒。他

穿一件大布棉袍，上面罩着一件棉的黑背心，布鞋布襪，在當時我們大禮堂講臺上出現。我們當初以爲丁主任一定是風雲叱咤不可一世的模樣——在清黨期中，他是校長最信賴最勇敢最有能力輔弼之一。而這般樸實農夫樣的外表，使我們對於他留下極可敬的深刻印象。

當時他在中央黨部擔任好幾個重要職務，如中央青年部、中央訓練部、中央宣傳部等，所以學校中訓育工作，實際上委託給年輕而幹練的谷正綱副主任負責。谷先生能與同學生活在一起，共甘苦同患難，而其一切訓育措施，均秉承於鼎丞先生。

那時黨務學校是革命青年的總匯處，同學對於政治非常關心，而且許多運動，都直接參加的。在短短的數月之內，反共清黨運動，反桂系軍閥與反腐敗的中央特別委員會運動，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干涉北伐運動，無論是民衆團體中，軍隊的政治部內，都有同學參加。蔣校長對於這些革命青年，是非常愛護的，以「永爲本黨新血輪」相期許。

除非有重大的政治問題，丁訓育主任不經常來校。我最難忘的一次，是當五三濟南慘案發生的第二天。丁主任召集學生，報告濟南慘案經過。當時，校長在前方黨家莊督師，有半數同學，正在北伐軍中做政治工作。丁主任先領導學生向濟案遭難烈士蔡公時等默念三分鐘誌哀。默念之時，一陣心酸，全場痛哭，兩百多青年，個個泣不成聲。

在黨務學校時期，每次校長或丁先生來校訓話，總是由我做筆記。我坐在臺上，看丁老先生

報告濟案時感情激動之情形，暗自流淚。他一向不大說話，然當日幾句話，出自肺腑，真是萬分感人。他罵一句「日本帝國主義」，便把右足抵着地板，抬高身體，胸膛向前，表示與倭寇不共戴天。最後他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其悲壯的聲調，至今猶盪漾於我的記憶之中。

(二)

民國十七年我們第一期畢業，鼎丞先生便指定我到他所主持的中央訓練部工作，擔任訓練部編審科助理幹事。記得同去的還有現任農民銀行總經理的趙葆全先生與現任電影檢查處處長沈遵晦先生等。他當時住在丁家橋中央黨部（即前江蘇省議會舊址）的右邊一座小樓上，這座二層的小樓，已破舊不堪，而丁部長房間，更是寒慘得不成樣。我有一次到他的臥室中，除了一張舊木床上面鋪了舊被單，連一個包着他換洗衣服的枕頭外，全無他物；四壁蕭然，有幾張竹椅子。中央黨部的工友，似乎也不致如此刻苦。

他照例布鞋布襪，穿一條粗夏布的大褂子，用山東日照的口音，慢慢地問我工作情形。當時我在訓練部，只是每星期編工作報告，並代表中央訓練部，參加王陸一（書記長）所主持的中央黨務週報的編輯委員會。我把想再求上進的意思告訴他，得他的讚許。他對於青年們上進求學是最關切的。當時我是十九歲的青年，因為羅家倫先生已在清華大學擔任校長，來書要我到清華去半工半讀，所以在這一年的年底，我便拜別了丁鼎丞部長，於大雪紛飛之日，到清華園讀書去。

初出學校的人，有這樣慈愛的老師照料，是很幸福的。記得我入中央訓練部時每月拿六十元的待遇，不到半年，由六十元加到八十元，離開之時，已是一百元一月的助理幹事了。丁先生對於後進，處處設法優待，雖是小事，回憶起來，深覺感奮。

(三)

民國十八年夏天，中央黨務學校改組爲中央政治學校，校長聘鼎丞師爲政治學校教育長，代表校長主持一切。我在北平，接到學校當局電報，召我回校服務。我的工作，是教育處編譯部一個編譯員，主編校刊。丁先生擔任教育長的時期很久，一直到了民國三十年，張道藩先生爲教育長時，才算擺脫。不過他因爲健康之故，中間十餘年，由羅家倫、陳立夫、陳果夫諸先生代行教育長職權。

那時中央政治學校已遷到紅紙廊（建鄴路）的前江蘇法政學校舊址了。丁教育長的辦公室，在紅紙廊左角一個大圓門裏面的舊式廳舍裏，據說這是清代兩江總督端方的住所。槐影扶疏，廊深人靜，還有當年的風味。羅家倫、吳挹峯先生是經常在這個地方辦公的，丁先生很少來。學校大政，決於校務委員會。胡漢民、戴季陶、陳果夫先生等爲校務委員。校長忙時，則由丁教育長主持開會。我因爲是校刊主編，常在丁教育長辦公室中寫新聞稿。開起校務委員會來，胡漢民先生往往滔滔不絕，而丁先生常保持沉默。

有一次丁教育長向我講解詩經，他是國學大師，對於毛詩韻律，研究尤精。他向我講「唐棣之華，萼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一章之精義。我少時能背誦全部詩經，經鼎丞先生指點後，才曉得自己許多音都讀錯了。後來我從王崇五先生處看到丁教育長手著的詒雅堂叢書（毛詩韻事），得知鼎丞先生用功之勤與考據之精。在中央訓練部時代，總務主任王獻唐先生，爲丁部長鄉人，亦精研國學，可惜我當時預備出國求學，沒有請益。

在他擔任教育長期內，生活依舊是布衣布袴，布鞋布襪。冬天是一件黑棉背心，夏天是一件夏布大褂。有一次，他在中央黨部門口，看見一輛油光閃亮的新式汽車，老人用手摸一下，嘆口氣說：「這是一件好東西啊！」因爲他是一向不坐汽車，而主張走路的。

在民國二十年前後，南京官場中，已有驕奢淫侈之風氣：北方的官僚，上海的大腹賈，帶著這種風氣，向革命的首都侵襲。儘管校長提倡節約，吳稚暉、丁惟汾、胡漢民、陳果夫等先生以尅苦自約來做同志模範，然一曝十寒，終不濟事。達官貴宦，紛紛以造洋房買汽車爲事。有些洋化的官僚，還以公館的闊綽及辦公大樓的壯麗做比賽，中山北路的鐵道部與交通部望衡對宇，金碧輝煌，山西路上的朱簷碧瓦，宅第紛紛，即是鐵證。這種情形，丁先生內心是覺得苦痛的。然而他一貫的粗衣糲飯，我行我素，求心所安，這種高風亮節，讓許多亡國大夫，比照一下，反省一下，當愧煞悔煞。

以上瑣瑣所述，都是民國二十年以前的事。我追隨鼎丞先生的時間雖短，然對於他高尚的節操與卓越的品格，深深認識。我認爲他品格中最可寶貴的有下列四點：

第一、是他的忠。他忠於革命，忠於領袖，六十年如一日。自同盟會以來，他始終效忠於總理，不爲袁世凱所威脅利誘。自總裁繼承總理之事業，丁先生始終效忠於總裁，一心不貳，任何困難、任何邪說不能改變其初衷。這種始終如一的堅貞風格，真是黨員品格中最重要最可貴之一點。

第二、是他的義。他對於同志，有俠義精神，對於青年後進，是極愛護的能事。他不爭權奪利，將名位權利視如敝屣。當清黨以後，丁先生在中央黨部負責時，共產黨們大造謠言，有「蔣家天下丁家黨」的惡謗，丁先生恬不爲動。以他之木訥寡言，以他的不爭權奪利，而黨內有這樣多的同志，始終服從他的領導，愛戴他、欽佩他，尤其是北方的青年，視丁先生爲北辰泰岱，這是他犧牲自己、風義感人的原故。

第三、是他的勤。他有中國老農的外表，亦有中國墨家的性格。據說他在袁世凱解散國會以後，乾脆回山東日照老家種田，不折不扣地做一個飯牛的寧戚。他的夫人，也伴着他躬耕，兩天能耕一畝地。他一生無嗜好，視所謂物質享受如過眼浮雲。只是好讀書，勤於學問。你真料想不到以他的年齡，以他在黨國之地位，而每天還鑽研於古紙堆中做他的訓詁與考據。他是經學世

家，其對於國家之貢獻與他對於革命貢獻，是同樣偉大的。

第四、是他的儉。我們東方政治家，領導民衆，必須具一個「儉」字的條件，這與歐洲美洲情形是完全不同的。甘地所以能領導印度民族，國父所以能領導中國民族，吳稚暉先生所以成爲黨國完人，丁先生所以如此受人崇敬，都是爲一個儉字。我們總裁一生革命，身爲元首而穿的住的吃的，此外國一個工人農人還不如。你要人家相信你是爲大家奮鬥的人，你先得用事實來證明你是自我犧牲的人。本黨同志，從興中會到國民黨，大半是潔身自好，樸素節儉的，而丁先生卽爲此種黨德的象徵人物。我們眼看許多後進同志，居室惟恐其不洋化，汽車惟恐其不流線型，西裝惟恐其不時髦，妻妾之侍惟恐不週，僕婢之奉惟恐不多，這真是亡黨亡國之現象。我們後進同志，想一想八十年丁鼎老之一生，如何刻苦如何儉樸，再看看我們總裁過的是如何儉樸的新生活，能不慚愧，能不悔悟。

鼎師長逝了，願以門生一份子的資格，遵奉師訓，以忠義勤儉四字身體力行，以此紀念鼎老，亦以此策勵自己。（摘自「丁鼎丞先生紀念集」，作者馬星野）

筆戰清廷的于右任

于先生名伯循，字右任，於民元前二十四年生於陝西涇陽斗口村，後遷至二原，世代業農。七歲入鄉塾，十一歲入城中讀書。家境清貧，課餘作短工，以所得工資，添置紙筆，並貼補家用。十七歲以案首入學，葉爾愷入陝督學，觀其文，稱爲「西北奇才」。二十五歲以十八名鄉試中舉，文名鵲噪關中。

先生心懷革命壯志，爲清廷所悉，下諭革去其舉人，並嚴加通緝。先生乃出奔上海，得馬相伯先生之助，肄業震旦學院。震旦罷學後，與友人等先後創立復旦公學、中國公學及神州日報社。後被推赴日本募款，謁總理於東京，加入中國同盟會，總理委爲長江大都督。神州日報卽爲同盟會之機關報，後不幸燬於火。

二十九歲，再發起籌組民呼日報。言論激烈，鼓吹革命，爲清廷所忌，置先生於獄，民呼日報因而停刊。己酉，復創辦民吁報，大聲疾呼，再被置之獄。出獄後，二次東渡日本，次年返國，又創民立報，宋教仁、葉楚傖、張季鸞、馬君武等皆被邀，人才會集，爲輿論中心。

辛亥武昌首義，先生所主持之民立報爲革命黨人宣傳之總機關，總理時有密電獎勵。

民國元年元旦，開國政府成立，國父就任大總統職，先生任交通部次長。